

单学鹏 著

初

海 湾 三 部 曲

潮

作家出版社

海 湾 三 部 曲 之 一

初 潮

单学鹏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作者像

自序

百折千回，停停打打，历经十多个年头，这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终要完整地见“婆婆”了。说不上欣喜，谈不上悲哀，只怪自身缺少一点灵气，空有满腔热忱和韧性，全无应变突发情况的能量与办法。

本书的开篇部分始于1983年，一口气写了25万字，拿给出版社听取意见，现已作古的老编辑邢菁子大姐，一眼便看上了，并说可以马上编辑出版。当时我说全书还没有写完哪！她讲，没关系，结尾处注上“上卷完”，下边你再写几部都可以。于是乎，在打出校样之后由《十月》长篇刊先行全文发表，继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出单行本。这便是这部书的开篇部分《奔腾的大海》。——书还是要写下去的。不仅改写了第一部分，还按需要增加了五六万字，随之又写了下边的两部约七十万字。——就在我写作的同时，时代也在一日万里地飞驰，特别是人的思想观念，更是一天一个样地演变着。这么一来，我倒写不下去了，尽管几次推倒重新结构，终因“看不准”，暂时停止了写作，静观现实的飞速变化吧！

几年之后，自认为观察到了一个人世间的秘密：一个社会上的人，几乎都不是一好到底或者一坏到死的。然而从古到今不少的作品，总是让所谓好人有个好结果，让坏人一定没有好

下场，实际这是善良的人们一种错误的心理安慰；并非是现实生活的必然，世界上诸多实例都证明了这一点。“好人”会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变坏，“坏人”也有可能是在变革大潮的巨浪冲击下往好的方面游去。这一道理虽浅显，却对我很有启示，于是这一意识便进入了我所写的人物的灵魂。——另一种观察提示我，改革开放的成败与快慢，最最关键的一环是权力机关，特别是这类机关的一些主要领导者的行为。基于这种观察，这部书的重点部分，着重写了“改革者”登上各级领导岗位之后的心态和作为，斗争之激烈，手段之乖巧，言谈之微妙，行动之莫测，是纯朴诚实的百姓估计不到的，或许某些人要对号入座。我则认为，这对一个作家来讲倒是无尚的荣幸。唯有挖到了痛处才会有此种表示——或暴跳如雷，或心神不宁，或视作者为仇敌……。所以本人不想在书的开篇写上“本书故事纯属虚构”一类的话，我倒要大声呼喊：请君对号入座，看看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扮演了何种角色！别以为别人对你一无所知。

不敢讲“十年辛苦不寻常”，只能说本人驾驭如此之大的题材和篇幅是力不从心的。满心希望把书写得更好一些，可自己又缺少才气和笔力，因此奉献给广大读者的只能是“瓜菜代”。

十多年写了一部书，而且写的还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历程，这就不能不向读者致以歉意啦。——也许会有人问：“你年纪已经不小了，今后还要这么慢慢腾腾吗？对这一提问，本人倒可以向读者保证：均已完稿过半的《人间百态》四部曲和《大海三部曲》，尽管两部书都比这一部大，也不会再用十多年的时间向读者交卷了，因为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毕竟是有限的呀！是为“自序”。见笑，见笑。

1997.8.5 唐山

小 引

1

奔腾的大海，浪峰把阳光接入海底，海面上顿时笼罩起茫茫的水雾；水雾翻滚着向岸边伸延过来，在海滩消暑的游人，立时湮没在朦胧的纱幕中。扶肩挽手的情侣，踩着柔软的细沙，时而轻声漫语，时而嬉笑逗闹，别提多么惬意开心了。

在离欢乐人群较远的地方，却孤独地走着一个两腿如同灌铅的人。他左手领着的那个四五岁的小女孩，大概受不住这种难耐的寂寞，早已悄悄把小手从他手中抽了出去……

这个步履艰难的人是刚被提拔三个月的双岩港务局副局长楚文辉。他四十出头的年纪，中等身个，瘦骨嶙峋，面色如大病初愈，精神状态十分不佳。他低头踽踽独行，偶尔昂首吐口胸中的浊气，便又把脑袋深深埋了下去，像是忍受着难以言表的巨大痛苦。

轰鸣的海涛，从远处涌来，撞击礁石，不光震耳欲聋，还给人以岸走沙移的感觉。

楚文辉丝毫没有感觉到似的，仍然沉重地向前走去。应该说他是个幸运者：没有大学毕业文凭，但是经过局、市、省的多次考核，半年前破例被授与工程师的职称，继而又在按照“四化”要求调整领导班子时提拔为双岩港务局的副局长。按理说，他应该心满意足了，可他又为什么这样愁眉苦脸？精神这

么萎缩？他心事重重地走着、走着……差点撞在一棵高耸的大树上。他停住脚步，却还没有从深思中醒过来，呆呆地盯着大树，仿佛执着地要让大树为他让路。他耳边没有轰响的海浪声，更没有情侣们的欢笑声，有的是……

突然，楚文辉的身后响起一片惊呼声：“啊，谁家的孩子落水啦！哎呀，大浪卷……”他从沉思中惊醒，茫然扭头呼叫女儿：“小娜！小娜！——”没有回音。他浑身一阵紧缩，拔腿朝出事的人群冲去。当他跑到出事的地点，孩子早被救了上来。啊，正是他的女儿小娜。由于抢救及时，孩子让大浪卷下去只喝了几口水，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危险。

小娜见着爸爸，一下扑过来说：“那水真咸……”一句话把围观的人们都逗乐了。

楚文辉问女儿，是谁下海救了她？小娜眨眨闪光的大眼睛，往人圈外一指说：“那个大大。”

楚文辉忙奔过去，禁不住惊喜地叫道：“啊，老孙，是你救了我的孩子！”

孙少卿和爱人李艳，正在拧被海水浸湿的衣裳。这时孙少卿笑笑说：“唉，老楚，难得领孩子出来一次，你还把她往海里扔——不想要孩子，归我好了，哈哈哈哈哈！”李艳也笑着插言道：“怎么样，楚副局长，你舍得不？嘻嘻。”

在一阵和谐融洽的笑声中，楚文辉让女儿给孙大大鞠了躬。李艳爱抚地揽住小娜，亲了她的脸蛋儿。

孙少卿是双岩港务局局长，过了生日才五十三岁。他身高膀阔，体魄健壮，大有力顶千钧的威势，与楚文辉瘦弱的身材形成明显的对比。孙少卿的圆盘大脸上，总是浮现着慈祥可亲的微笑；在港务局的领导层中，除去党委书记梁焰，再没有第二个人比他的威望更高了。虽说他来港口才六、七年的时间，可

他从解放就在双岩市工作，因此说他是“港口通”并不过分。他从副科长一步一步登上来，平均五、六个年头往上迈一个台阶儿。如此之快地提拔，也足以说明孙少卿是个不凡的人。他前妻病故，跟李艳结了婚；可谓“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”，李艳也是个爽利过人的主儿。

李艳实际岁数快四十了，乍一看去却像二十八九岁似的，现在担任着港务局组织处副处长的要职。李艳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，总是闪发着探询别人心灵的光芒，港务局发生的一切事都甭想瞒过她。

楚文辉在这两个人面前——一个是他的上级，一个是他的下级，似乎总给人一种相形见绌的印象。实际孙少卿为把楚文辉提到局的领导岗位，是花了力气的……

李艳用自己的手绢，给小娜擦去头上的水，又替她拧了拧身上的衣裳，然后牵着她的手走在前头。楚文辉和孙少卿并排走了一会，孙少卿忽然说：“老楚，技术处支部通过了你的入党申请，我很为你高兴啊！待梁焰同志回来党委就讨论，估计不会遇到什么麻烦。不过，我觉得你六六年出国前后的思想活动，还应该认真地详细写一写，这虽与能不能入党没多大关系，可作为对你负责的组织是不能不掌握情况的。”

楚文辉侧脸望望孙少卿，无声地点了点头。

孙少卿把腰板拔了拔，接着说：“组织上对你寄予很大希望。你应该在我们的新班子中发挥更大的作用，毫不夸张地讲，何瑞年同志和姜汝举同志都在看着你哩！他们的学历都比你高，可都不如你在港口工作的年限长。从个人的感情上说，我是非常看重你的，否则也就不会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了……”

街灯亮了，天色暗下来。因有海雾飘散，一切都显得迷迷茫茫。在马路上散步的行人中大部分是成双成对的。假日的傍

晚是恋人的世界。

楚文辉与孙少卿分手后，领着女儿慢腾腾地往家走。刚才孙局长讲的话，并没有把他的精神提起来，反倒像在心头又压了块沉重的石头，对一切都不再抱什么希望了。

在路过港务局八层办公大楼时，楚文辉一只手按住前胸，把脸扭向一边，不知是突然肚子痛，还是别的原因。这时港务局的门前很亮，两盏交叉照射的探照灯，将两条大标语映得格外醒目：“欢呼我局‘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’领导班子的诞生！”“热烈欢迎‘省市整顿企业检查验收团’光临我局！”——这两条标语告诉人们，港务局开创“四化”新局面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了；企业整顿已达到了新时期的高标准要求，否则省市不会来检查验收的。实事求是地讲，港务局的新班子是符合新时期要求的，平均年龄四十五岁半，五名成员三个是有职称的专业干部，可以说，这个班子既精干又年轻。党委书记梁焰是位老同志，但也不过五十九岁，身体也还健壮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，引起新任副局长楚文辉的心情如此沉重呢？

楚文辉的一只手伸进裤兜里，触到了用一天时间写的三封信；他的心又紧缩了。他多么不愿意写这种信，他又多么不愿意寄出去；可他不能不写，也不能不投邮……楚文辉站在邮筒前，不错神儿盯着投信口，大脑里奔涌着波涛……

小娜见爸爸的脸色异常，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。她原本是受妈妈的悄悄委托，强拉着爸爸出来陪她玩的，可爸爸心事重重，到海边竟把她“扔”了。那时她踩着飞溅的浪花，去捡五光十色的小蛤蜊，一个大浪袭来，她一害怕就倒在水里。那个“大大”真好，一把就将她拉上岸。她仰起脸儿，借着路灯的光亮，见爸爸的面上阴得要下雨，连眼眉都在突突地跳动。她见爸爸突然把三封信塞进信筒，但刚塞进去一半又把信抽了出来，

随后拉上她就大步离开了信筒，她两条腿紧跑才能撵得上爸爸。可是，爸爸走了几步又停住，迟疑一阵子又慢慢返回去，果断地将三封信投入信筒……

2

天的西北角漫上一片阴云，后半夜很可能有雷阵雨。楚文辉的家，住在离港务局机关不远的新楼。楼高五层，他住二层的一个三居室单元，这是他被确定了职称之后给的，他爱人欧阳秀竹也是港务局的工程师。小娜到了新楼，就腾腾地跑上楼，进屋就抱住了妈妈的腿。欧阳秀竹正在做饭，扎煞着两只手猫下腰问道：“爸爸高兴了吗？”

小娜摇摇脑袋，说：“他一到海边就不管我了，我差点让大浪……”

欧阳秀竹这才发现女儿浑身湿漉漉的，忙到厨房洗了手为女儿换衣服。欧阳秀竹，细高的身材，麻利的手脚，三十九岁了，倒像三十刚出头的模样。一双很好看的杏眼，闪着聪颖的光。她既有一种勇于进取的精神，又有平和待人的温顺。在大连海运学院读书时入了党，到了港务局，专业虽荒废了多年，但仍立志做一个装卸工程师——在我国还没有“装卸工程师”这种职称，正因为没有，她才想尽快创立起来，以便使工人最大限度地合理装卸，减少不必要的劳动 and 浪费。她对这个被一些人看不起的学科，已经研究出不少成果，只是还没有机会拿到实践中去检验。楚文辉被提拔为副局长，分工主管生产后，她觉得离着实践、推广的日子不会久远了，所以内心感到十二分的欣慰。

欧阳秀竹一边给女儿穿衣裳，一边说：“小娜，爸爸都领你

到哪玩儿啦？”小娜噘起小嘴儿说：“就在海边呆了一会儿。唔，还盯着邮筒站了一阵子。”欧阳秀竹一听急切地问道：“爸爸往里边投信了吗？”小娜扬脖一想，说：“塞进去三封……”

欧阳秀竹一怔，丢下小娜就往外走，刚好在门口跟楚文辉打了照面。夫妻俩对视着，谁也没有张口，许久，楚文辉才从妻子身边挤过去。欧阳秀竹喊一声：“小赢去看看锅。”转身跟进里屋，“嘭”地把门关上。

他们的儿子楚赢，是一个英俊文静的少年，酷似欧阳秀竹，只那坚毅的嘴角像楚文辉。他那少女般的脸孔，白净中透出红润，十分叫人喜欢。楚文辉和欧阳秀竹把他们的愿望和理想寄托在他身上，希望儿子比爸爸妈妈更有志气和学识。小赢不负爸爸和妈妈的期望，五年中学每个学期都是全班第一名，在全市英语统考名列前茅。如今他正复习功课，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高考——目标是清华大学。他听见妈妈喊叫，立即跑进厨房，把已淘好的米放入锅内，用瓢子兜底搅了几下盖上锅盖，站在一边又捧起书本。

笃笃，笃笃笃！小赢听见有人敲门，忙窜出厨房，拉开门一瞧是何叔叔便扭头喊道：“爸爸，何叔叔来啦！”

何瑞年扯开嗓子叫道：“楚副局长，大热的天儿，你钻在屋里闷白脸吗？哈哈。”楚文辉和欧阳秀竹应着声儿迎了出来。

何瑞年是个大块头，比楚文辉胖得多，虽已四十岁了，可还带着几分孩子气；嗓门敞亮，爱逗好闹，这次调整新班子升任第三副局长，脾气性格也没有多少改变。他大学经济系毕业，对企业的计划、管理、财务非常精通，素有“经济脑袋瓜”的美称。只是这些年不能搞自己的专业，一切都感到有点生疏了。

“大哥，嫂夫人”，何瑞年笑嘻嘻地说着，将提兜往两个人眼前晃晃，“早说聚一聚，一直是神仙不来，土地爷不到，今儿

个这个愿望总算可以实现啦。咦，汝举咋还没来？”楚文辉和欧阳秀竹陪着笑，但是这两个人笑得都非常勉强。

何瑞年进了里屋，从提兜中掏出一瓶五粮液，又拿出一只烧鸡和一筒鱼罐头，说：“秀竹，再给我们炒俩菜，连吃带喝全有了。”说话间，港务局的第二副局长兼调度长，也是欧阳秀竹的老同学姜汝举已无声地站在人们身后，接着闷闷不乐地坐在椅子上。当三个人扭头看见他，都禁不住愣住了。

姜汝举是中等身个，刚满三十九周岁，比楚文辉和何瑞年都小。在海运学院，是全院的高材生，临毕业，几位教授都想留他作研究生，只因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，最后被系总支拉了下来。他对自己的专业非常热爱，还有一个仅次于专业的业余爱好，那就是拉小提琴。这个爱好，使他差点转到音乐界去。一直到现在，他那把意大利小提琴从没离手，喜、怒、哀、乐，都可以从他拉的曲子中体察出来，因此，“小资产阶级情调”一类的话，加在他头上的也不少。去年市歌舞团去省里参加汇演，竟把他借去一个多月，很有一些演员跟他交上了朋友……他性情柔绵，办事极其认真，可又从不出风头，只知埋头干工作。在爱情生活上，他受了不小的挫折，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婚。最初他曾经追求过欧阳秀竹，但当知道她跟楚文辉要好，就忍受着极大的痛苦“激流勇退”了。楚文辉后来知道了这桩事，很觉得对不起他。两人经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，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。——这在局外人看来是十分奇怪的。欧阳秀竹对姜汝举仍然很好，楚文辉没有一句埋怨妻子的话，倒时常把姜汝举请到家里来做客。这时三个人见他气色不太好，一下子都愣住了。

“汝举，你怎么啦？”欧阳秀竹先开口问，“身上不舒服吗？”

何瑞年眨眨眼，开玩笑地说：“是不是当了副局长，想屋里

应该有个夫人啦？——嘿，汝举，这事包在我身上！不过，想要大姑娘不太可能啦！哈哈。”

欧阳秀竹嗔怒地白了何瑞年一眼。

楚文辉伸手去摸了摸姜汝举的脑门儿。

姜汝举淡淡一笑，故作轻松地说：“没什么，心里有点烦躁。——唔，不是聚餐吗，我可早就想酒喝了。”

一句话，几个人都乐了。于是，作为主妇的欧阳秀竹，挽起袖子施展本领，锅碗瓢勺叮叮当当响了一阵，饭菜一一都摆到桌上，说：“先吃先喝听便，不过可不要把何副局长的酒剩下——剩下当然也好，留着我过些日子醉枣儿。”

一阵开心的哄笑，四位工程师一块落了座。爱说爱笑的欧阳秀竹，给每个人都满上了酒，为自己也倒了少半盅，说：“你们三位都是副局长，就我是个小白人儿，招待得不好别给我玻璃小鞋穿就中啦！”说着自己也笑了。

何瑞年用筷子点着欧阳秀竹，笑吟吟地说：“哼，就凭你这张嘴巴，我这副局长就饶不了你……我好不容易抓到了一点‘权力’，不施展施展，过期就作废啦。”

“哟，”欧阳秀竹突然想起孩子，站起身说：“我那两个宝贝还没什么吃的哩。”

姜汝举要去喊两个孩子一块来吃，但被楚文辉按在座位上。这会儿，懂事的小赢，已把妹妹带到自己的住室，哄着她玩“过海擒龙”的游戏。

欧阳秀竹为他们拨了菜，拿了馒头盛了稀饭，又嘱咐小娜几句才返回来，只见仨人冷冷清清坐在那儿，楚文辉和何瑞年盯着姜汝举，见他不声不响地自斟自饮，喝着闷酒。

楚文辉见姜汝举接二连三地一口气喝了五盅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一把抢过他的酒杯，说：“汝举，馋酒也不能这么喝呀！”

姜汝举往后一靠身，说：“唉，人生难得几回醉，醉后人事一概清。你们怎么请我来喝酒，又怕我喝得多……唉，限制限制，处处全是限制，不能越雷池半步，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……”

何瑞年只顾高兴，对姜汝举的话没有深思细想，摇着扇面似的大手劝解说：“总调，不是限制你喝酒，秀竹还没落座举杯嘛。好，都端起来！”

四个人一齐把酒杯举了起来。

何瑞年依然兴致勃勃，接着说：“我们这几个‘臭老九’，久经磨难没有归西，终于盼得今天：职称、官衔、住房、书报费补助……都实实在在落到身上，为此，干杯！”他一饮而尽，并且向众人亮了杯底儿。

但是，楚文辉、姜汝举和欧阳秀竹，却把酒杯慢慢地放下了。何瑞年见状一愣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三张沉思的脸，欲要斟酒的手也缩了回去。

顿时，室内变得鸦雀无声。厨房的水开了，顶得壶盖咯哒咯哒响，可几个人谁也没有挪动地方。良久，楚文辉语调沉重地说：“是啊，这些我们都有了，可我们又给港口带来了什么？”

何瑞年的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，思索一阵儿才说：“楚兄，这是你我考虑的问题吗？我们上有书记局长，听从他们的招呼就算得尽职了。坦率说，宏图大计我也不是一点没有，可是能够迈过前边的两座大山吗？分工我抓食堂，那就让单身职工吃得好一点吧。别无能耐。”

楚文辉低着头，摆弄着两根筷子，带着伤感的声调说：“我们任职三个月了，港口各方面的工作依然如故；这样下去，不需很久就将把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搞臭啦！也可以说自己搞臭了自己。我反复思考了，党和人民对我们生活上如此照顾，政治

上如此信任，委以重任，是希望我们开创四个现代化的新局面，可我们却被捆着手脚，仍然沿着老路原地踏步，开创不出收益显著的新路子，那我们这些人将会以身败名裂而告终的！——到那个时候，光社会舆论就会把我们淹死。”

“哦，这么严重？”何瑞年眨眨眼，望望姜汝举和欧阳秀竹，只见他们都绷着面孔不张口，又接着说：“我们总不能跳到书记局长前头指手画脚吧？买四节以上笼屉得局长批条子才行啊。”

楚文辉扔下筷子推开酒杯，愤愤然地站起身说：“这种只承担责任，抡不开板斧的副局长，我是不想当了……”

3

入夜，窗外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。丰盛的晚宴，谁也没有吃痛快，结果不欢而散。

楚文辉仰躺在床上，用双手垫着脑袋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房顶上的吊灯。姜汝举临出门讲的一些事，不仅使他感到揪心拉肺地难受，更觉得自己向交通部、省委和市委寄出的辞职报告是正确的。上级的任命书和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，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写着姜汝举任第二副局长兼总调度长，可他上任两个多月了，连总调度长应该掌握的船期表都没有给他看过，更不要说全港指挥调度的权力了。原代理总调度长、现任副总调度长的端木一飞，本来对调度业务和港口均衡生产一窍不通，却独揽着一切大权，死抓着不放，全不把姜汝举放在眼里，其原因就是有后台撑腰。姜汝举发现调度指挥上存在着严重问题，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，也不能奈何分毫；而一旦出现重大事故，却要名义上的总调度长承担全部责任。这就是双岩港存在问题的一个明显侧面。唉，难道说把中年知识分子推上台，只不过为

降低领导班子构成的年岁和提高文化水平的基数……

楚文辉动了一下身子，把手从脑袋底下抽出来。欧阳秀竹照看两个孩子睡下后，无声地躺在丈夫身边。她拿起芭蕉扇子，轻轻地为楚文辉扇着。

她在局总工程师办公室工作。这是在知识分子确定职称之后建立起来的机构；工作任务是什么，很少为人所知，大概为储存工程技术人员吧？没有人布置研究课题，也没有人请他们去攻技术难关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孙少卿局长只讲了一句话：是不是请总工室搞一份港口十年或十五年远景规划？口气是模棱两可的。而几个知识分子真的大干起来，这总比上班聊天看报能施展才干哪。至于有多大实用价值，那就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了。欧阳秀竹没参与这项工作，她仍孜孜不倦地研究现代化港口装卸流程……

两口子沉默了一阵，楚文辉像自语又像讲给妻子听：“现在，领导班子符合‘四化’要求了，企业整顿检查验收了，八项经济技术指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了，下一步就是发动群众大干四个现代化了。可是，企业拖着如此沉重的包袱，不动大的手术进行改革，就能开创新局面？”

“文辉，睡吧，别瞎想了。”

“咦，怎么是瞎想？”楚文辉“嗖”地坐了起来，说：“一些人津津乐道眼前这种局面，以为现在就已经是改革的顶峰了。——‘验收合格了，上级表扬了，工资奖金不少了，还要怎么样呢？’某些领导人总是这么宽慰自己。实际这是一种小手工业者的眼光！双岩港，每年上缴利润三千万元，从上到下都为之大声喝彩，因此一切的一切全是优厚待遇，连开全国性的大会都把双岩港的头头拉到主席台上就坐，简直成了人民的功臣。但是从实质上讲，他却是一个盗窃国库黄金的罪犯。因为

就双岩港现有的条件，作一番改革和认真负责的工作，完全可以上缴六千万，甚至更多！唉，区区小利，掩盖了巨大的经济损失，这是非常可悲的！由此，我想到了发行国库券，如果全国各级领导稍稍抓一抓企业节约和现行制度的改革，就完全不必向人民群众借债了。”讲到这儿，楚文辉长叹了一口气。

欧阳秀竹也躺不住了。她坐起来，伸胳膊揽住丈夫说：“文辉，你今天怎么啦？咋光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？那些是我们的力量可以办到的吗？啊？”

楚文辉没有立刻还腔。窗外的滴水，丁冬丁冬有节奏地响着，如同砸在室内两个人的心上，使他们既烦躁又难受。海水涨潮了，从远处传来的大海的涛声，把雨夜搅得更加不得安宁。楚文辉双眼盯着窗户，又喃喃地说：“一个人，或者几个人，如果贪污三千万元，肯定是要处以死刑的。可我们这些对巨额损失有直接责任的人，不光保养得身强体胖，生活得自由自在，还获得了职称、官衔、住房、轿车……”

楚文辉说着说着，两行热泪刷地从眼角流出来。稍顷，他哽咽着继续说：“我任职到明天整三个月，向上交了五次港口改革方案，除梁焰同志过问了两回，哪一个对这种担风险的事有兴趣？包括新上来的何瑞年同志。某些人把现在的港口，看作天衣无缝的铁板一块，动一下就将天塌地陷，实际恰好是这种现状阻碍了最好经济效益的发挥，把一棵摇钱树管理得只长叶子不结果实。作为一个稍懂经营管理的中国人，谁能不为之伤心落泪？我原以为，担任了第一副局长，可以放开手脚为四化干点事了。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孩子气的天真梦想，所以我才忍痛寄出三份辞职报告。我愿战死在改革的疆场上，可是没有这种机会让我去拚啊！秀竹，我们住这么好的房子问心有愧，一旦上边批准我的辞职报告，咱们全家就搬出去……”